



神聖の力場

[日]夏目草介 著

神之病历Ⅰ

叶风 译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则孤独无友。总之，人世难居。

——夏目漱石《草枕》

· 乱马堂出版



[日] 夏川草介 著

神之病历Ⅲ

黄澍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3873 号

夏川草介

神様のカルテ3

KAMISAMA NO KARTE Vol. 3

by Sosuke NATSUKAWA

© 2012 Sosuke NATSUKAW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ranged with SHOGAKUKAN through Shanghai Viz Communication In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之病历.3/(日)夏川草介著;黄澍瑶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326-2

I. ①神… II. ①夏…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8422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李 殷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326-2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001	前言
011	第一话 夏日庆典
081	第二话 秋季阵雨
157	第三话 冬夜银河
225	第四话 除夕
303	第五话 宴会
373	尾声

前 言

西拥上高地，东望美之原

北据安昙野，南临諏访渊

描述信州松本平时，只需如上般列出风光明媚的地名即可。当然，风光明媚反过来说，可概括为“乡下”两字；清洁的空气和甘美的水源，正代表这块土地与“方便”两字相距甚远。

松本平原的人口约二十四万。

行政区的胡乱合并只是让面积变大，人口却没增加多少。合并的土地多半是所谓“猴子比人多”的山区，不知何时连枪岳的山顶也会被并入松本市内，这里的现状即是如此。

我栗原一止任职的本庄医院，就在这样的松本市镇上。

这是一家从一般诊疗到急救医疗都具备的、十项全能的地方基础医院。信州各地都有人口过少的情况，但此处，哀号、怒吼与叱骂声，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时，从未间断。

在地狱般的医院中，我虽力量微薄，却苦苦支撑着即将崩坏的地

方医疗工作，已经坚持了五年半。

即使诚实耿直的内科医生再怎么奋斗，已颓倾的医疗现场仍会持续倒下，但不能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要对抗现实这无情的怪物，意志与热情是多余的，需要的是持续漠视事实的勇气及什么都不想的无我境界。

突然对已处于顿悟境界的我说“你去一趟研讨会吧”的人，是我的指导医生——内科部长大狸医生。

他一如往常“砰砰”拍打着浑圆的大肚子。

“听说大学要举办扩大内视镜的研讨会。你要不要去学习一下？”

他还为我空出了周六下午。

虽说是研讨会，但不会持续到半夜。会议在傍晚便结束，以结果来说，离开大学医院的我，得到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你回来啦，阿一。”

注满夏日阳光的小巷中，响起悦耳的声音。

这里是位于松本市北侧，闲静的住宅区一隅。

我眯眼看，深绿色的篱笆前有位抱着竹扫帚的娇小女子。那是一栋有石砌大门与博风板的古老的日式房屋，是栋气派的建筑物，但仿佛支撑不住岁月的重量，屋顶有些歪斜。与入口旁雅致的老梅树相互辉映，有种上个时代老照片的雅趣。

在如此的黑白风景中，唯有女子所在的地方有着灿烂色彩。

“阿一，辛苦了。”

我苦笑着回应妻子温暖的声音。

“我一点也不辛苦。只是坐着听人家说话而已，轻松得不得了。”

“毕竟是去学习的，所以辛苦了。”

妻子将竹扫帚靠在白漆墙上，静静地接过我的皮包。

“不知不觉中都盛开了呢！”

“你说槐树喔？”

妻子转头，看向邻居院子里的树。延伸到头顶上方的树枝前端，有黄色花朵随风摇曳。

夏日，在百花争艳中，其中不经意为后台染上色彩的花正是槐树。

“槐”是木字旁加上鬼字，有人以为它的样子会很不吉利，但并非如此。茂密的蛋形树叶上有小花瓣，是黄白色的可爱小花。站在远处眺望，仿佛许多蝴蝶聚集在叶子上，是令人不禁微笑的风貌。

以因山岚而朦胧的北阿尔卑斯山为背景，槐树花摇曳的时期，是在信州生活最舒适的季节。

“我去冲咖啡，你先休息一下。”

妻子以开朗的声音说，快步跑进门内。

在如此恬静的景色中，连入口旁那块快腐朽的“御岳庄”门牌，也显得古典风雅。我轻轻将歪斜的门牌扶正，跟着妻子走进去。

“御岳庄”原本是家旅馆，因此随处都留有格窗、壁龛等雅致的结构，然而时至今日那些装饰也只能用来强调时间洪流是难以抗衡的。

妻子先前应该在做某项工作吧。我看见一旁的桌子上摆着几台相机和数十卷胶卷。

相对于我这个在信州各地奔波的一介内科医生，我所深爱的妻子则是行遍世界的山岳摄影师。只要有工作，她便穿越国境四处旅行；回来后，像这样仔细地检阅照片和保养器材。

但对于平常几乎都在医院里生活的我而言，没什么机会看见这样的风景，因此觉得新鲜。

我不经意地朝其中一个镜头伸出手，但猛然想起每个细小的零件都是价格昂贵的东西，便缩回手。

“喔！真难得，夏天也会下雪啊？”

突然从起居室外的檐廊传来声音。

我移动视线，只见口中衔着烟斗的男子，悠闲地坐在檐廊上抽烟。

“天才画家眼中看得见凡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吗？男爵。”

“我的意思是大夫居然还没天黑就回来了，就如同夏天下雪啊。那场什么大学的研讨会，一定盛况空前吧！”

男爵轻呼出白烟后，笑了。

“桔梗之间”的住户——画家男爵，是最早住在这栋御岳庄的人。

年龄不详、经历不明的奇怪画家，早在我六年前来到这里时，他已非常熟悉此处，想必已在此待了相当长的时间，但跟他打听相关的事情时，他却不回答。不可思议的是，这名奇人不知为何与我的妻子处得很好。研讨会的事也是从她那里听来的吧。

我走到檐廊坐下，午后阳光确实舒适怡人，是最适合傍晚乘凉的地方。

檐廊上放着摊开的报纸，上头小心地摆着切成细丝的植物叶子。

“英国产的烟草送来了，我正在风干。叶子是顶级的东西，不过有点潮湿。”

“真是个温文尔雅的画家啊。你的大作还顺利吗？”

“太过顺利了，不知为何让我感到很害怕，所以我决定先搁下画笔。”

他咧嘴一笑，举起的威士忌酒杯中有琥珀色液体摇晃着。放在檐廊一旁的酒瓶是二十四年的汤纳弗林威士忌。这个人的信念就是：烟斗、苏格兰威士忌和咖啡的花费绝对不能省。

“太阳还没下山就能坐在家里风干烟草、喝苏格兰威士忌，实在太令人羡慕了。我真想跟你一样啊！”

“这种事不值得嫉妒。这也是生为贵族的宿命。”

一如往常，我只得到意义不明的回答。

我看着他，男爵若无其事地换个话题：“对了。”

“大夫才是难得，没想到一整年都窝在本庄医院的你，竟会去大学医院进修。”

“是上司帮我调整时间，让我去的。就算成天大喊自己很忙，但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不会等人。如果不找机会去进修，很快就会被淘汰。”

“平常就忙成那样了，还得利用少得可怜的闲暇学习，大夫也真

是一门辛苦的生意呢。”

我苦笑着眺望庭园，突然眯起眼，因为看见两只野鸟飞入檐廊。它白色的腹部上有像是系着黑色领带的条纹，应该是山雀吧。一只像是在向我们炫耀领带似地挺胸鸣叫，另一只也不服输地高声啼叫。在灿烂阳光下，纵横往来院子前方的小绅士举动，令人不禁微笑。

四周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我移动视线。

从厨房拿着托盘出来的人，不用说正是我的妻子。

“噢，榛名公主。虽然不太可能，但你该不会打算就你和夫婿两人，品尝这闻名天下的咖啡吧？”

爱妻微笑响应起身的男爵。

“当然也有男爵你的份啊！”

“真不愧是公主。当然，即使托盘上只有两杯咖啡，我也会毫不客气地拿走一杯。”

男爵优哉游哉地拿走三个咖啡杯中的一个，开始啜饮。

我和妻子笑着对望，也拿了一杯。

妻子在一旁坐下，也拿了一杯享用。

内科医生与他的妻子，以及无赖画家，荒唐组合的三人，在晴天傍晚坐在檐廊上一边乘凉，一边喝咖啡。

前前后后都是平静的日常时光。但对于经常在如战场般的医院中奔走的我而言，这样的时光非常稀罕。

“不可心急。谨记，像牛一样，厚着脸皮前进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脑中突然浮现这句话。

这是夏目漱石给弟子的书简中所写的话。

漱石接着说道：

“牛总是超然地向前推动。如果你问我推动什么？我不妨告诉你。
推动人类。而非推动文士。”

这是句只要将文士换成医生，便可印证到我身上的名言。

我在心中吟味着这句话，配上顶级的咖啡，突然觉得心旷神怡。
仿佛在肯定我的陶然自得般，男爵开口问：

“大夫，今晚要不要小酌几杯呢？”

他伸出右手，轻轻举起苏格兰威士忌的酒瓶。

我兴奋地对他那心照不宣的邀请点头，几乎就在同时，胸前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喂？”我响应，不用说来电的正是本庄医院的人。病房里有名病患的呼吸状态恶化了。

“医院呼叫我。”

看我挂断电话，一口气喝光剩下的咖啡，男爵一脸惊讶。

“夏天的雪终究只是幻象。”

“你说那什么话，虽说雪融化了，但下过雪是事实。若是盛夏时积雪，那才扫兴吧。”

我笑着站起身时，身旁的爱妻早已拿着公文包。

我告诉她：“我走了。”

“路上小心！”

她以非常悦耳的声音送我出门。

从御岳庄踏出一步，夏天的夕阳耀眼炫目。意外得来的休假被轻易毁掉，我沉默不语，而太阳依然威风不减。

我苦笑叹息，姑且还是向战场踏出一大步。

视线转向道路前方，只见邻家的槐树仿佛在鼓励慷慨赴义的无名小卒般，自然地为我头上点缀色彩。

我跨步走过小巷，一阵夏风吹来，槐树花朵仿佛一齐挥手般左右摆动。

第一话 夏日庆典

“救护车抵达，进入红色三号！”

我穿越走廊，一踏入急诊室，便听见紧绷的声音。

眺望窗外，红色旋转灯正好滑入“本庄医院急诊室”的牌子下。两名护士间不容发地冲出来。

我看了看表，下午五点半。

我在急诊室值班的时间刚开始，敌人突如其来派出救护车担任先锋部队。而且护理站对面的等待室中，早已挤满男女老少。

星期五晚上，普通人的心情会变得兴奋浮躁，似乎勾起了病魔特殊的兴趣。今夜病魔也正全力捣乱急诊室。

我来到中央大桌前说道。

“救护车说红色三号，表示一号和二号的重症病患已经在里面了，对吧？”

“你这么快就把握状况，真是帮了我大忙。栗原医生。”

冷静回应的是急诊室护士长外村小姐。